

薛涛儿童小说
名家导读本

最后一只 狍子

薛涛
著

青岛出版社

最后一只狍子

薛涛
著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最后一只狍子 / 薛涛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4. 12

(薛涛儿童小说名家导读本)

ISBN 978-7-5552-1292-8

I. ①最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2214 号

书 名	最后一只狍子
作 者	薛 涛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	李 磊 (cnlilei@126.com)
特约编辑	李 闻
封面设计	乔 峰
绘 画	葫芦湖
制 版	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	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32 开
印 张	7.25
字 数	157 千
书 号	ISBN 978-7-5552-1292-8
定 价	25.0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532-68068638

读小说，如在林中旅行。

能走多远，森林就多大。

薛涛

最后一只孢子

致读者

钟声不止

小车站

火车远去

两个人的银河

雁叫寒林

护林员的春天

绿山谷

稻场笛声

械树国

蓬镇纪事

二十三只灰雀

小兽们的温暖冬天

最后一只孢子

猎手

关于偷的对话

惊喜

～雁叫寒林～

少年仰望夜空。

大鸟飞临屋顶，在幽蓝的夜空低徊、盘旋。

一颗流星擦亮北方的夜空，朝大地坠下来。

雁群似乎得到了提示，

迅速组成人字形的阵势，

做出一个簇拥的姿态朝那颗流星飞去。

流星从容地坠落，砰地砸在少年心头，

发出一个响亮的回声。



~绿山谷~

一座郁郁葱葱的山，

在昨天夜里已经来到我的跟前！

她来了，整夜整夜等我，我呢只知道睡觉。

我揉揉眼睛、侧耳倾听：

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覆盖着她，至少有三种鸟的鸣叫，

泉水潺潺流出山谷……

确信她是真的，我跪下来，抱起小兽。

当时它正扬起头，在一米远的地方看着我呢。



~最后一只狍子~

那头狍子！

借助月光，我第一次真切看见它眼睛中的美好与善良。

它受了惊动，惊讶地望着我们，但没有站起来。

它身旁倒着祥。祥是累的。

狍子身子从北面挡着寒风，紧贴着祥。

父辈们相互望着，手中的木棍相继垂落下来。

我爸高扬的木棍掉在雪地上。



~惊喜~

有一年，我在田野里散步。

在一块低洼的地方，

举着一撮淡黄色的小花儿。

我惊喜地叫出了声，

把那撮小花儿吓得抖了一下。

这让我想起多年以前从园子里走失的“它”。

原来，它跑到这里来了。

我没想到她会跑出这么远。它是不是在找姥姥呢？



本书作品获得的荣誉



《钟声不止》获《儿童文学》擂台赛大奖；

《稻场笛声》翻译成日文发表于日本北九州《小旗》杂志；

《蓬镇纪事》获《少年文艺》杂志年度优秀作品奖；

《最后一只孢子》翻译成日文发表于日本北九州《小旗》杂志。



致读者

你是谁？你读几年级？五年级还是六年级，还是在读中学？或许，你是一个喜欢跟孩子抢书读的家长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请向我祝贺。我就是要找到你们——你们就是那种很大或者很小的一些人，生于不同年代却在一个时间读同一种文字。

我提供这种文字。

我的文字给那些心怀童趣、敬畏童心的人阅读，生于不一样的年代却是一样的“属相”和“星座”。那么，我的读者其实一般大。它们就像彼得·潘，内心里蹲着一个孩子，它一直没有长大。这样的人常常会绽放出人性的光辉，他友善、纯良、敬畏、悲悯。他会长成一座山，他们会连成一道岭，俨然如一个不可摧垮的信念。

我在深秋的东北给你写信。窗外便卧着一道山岭，斑斓的秋叶覆盖了它。它安静地卧着，一卧就是一天，一年，一百年。可是你读这封信的时候，一定是冬天了，这封信从深秋进入冬天，足足走了两个月。秋叶换成白雪，那道山岭依旧静静卧在那里。它寂寞吗？一定不寂寞。它看惯了山里山外的喧嚣和变迁，即便四季更替、草木枯荣，最长久的还

是它这道山岭。

我就是要提供这样的文字。

热闹也罢，寂寞也好，我只希望它们能活得长久。甚至永远活着，如山峰、如星辰。如果不致力于这样的文字，作家何谈伟大，文学何须存在？

这本书里的字字句句究竟算怎样的文字？它们热闹吗？不热闹。它们会长久吗？也未必。我却敢说，它们还能再活一些年月。

它们有的活在教科书里，从一些新鲜的资料便可知道，十几年过去它仍旧在感动现在的读者。它们有的活在不同年代的选本里，选家在变，它却不变，这算不算一种长久？它们有的变换衣装，打扮成另外一番样子活在国外的书刊，它们在海外的遭遇我不得而知。两个美国孩子写来的长信能否证明它们还活着，并且感动过几个外乡人？它们被乡村的孩子朗诵，被勤勉的教师制成各种课件；它们也存活于一些隐秘的日记里，公开的日志里。

今天，它们以导读的方式摆在你的面前。今天的方式，责编付出很多辛苦。最辛苦还是写导读的学者们、教授们、作家们。他们的手上都执着一把严格的文学尺子，用它来测量什么是好作品，什么样的作品值得一再解读。我想，这些精妙的导读延长了它们的生命，让它们可以多活一些日子。不但如此，这些精妙的导读还道出了它们“活下去”的理由，语言、立意、思想方面，也有细节描写、人物塑造方面……他们确实给足了理由。

其实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，那就是你的喜爱。最终，它要活在你的心里。你喜爱过它，对它念念不忘，它便永远活着。

它们是我近些年和前些年的作品精选。有时候，我在山间的客车

里酝酿它；在机场的大厅里，它成形了；更多时候，我在书房里打磨它的头和尾巴；我一气呵成，我也推翻再造；每完成一篇，都会增加一根白发。当黑发中间杂了银白，它们也越攒越厚。我用它们留住了青春的时光。孤影枯灯，漫漫长夜，它们伴我走过灵感肆意的分秒。最主要的是，它们给我很多自信。当我写出它们，真像一个伟大的创造，从无到有，生生不息。

这些文字有些别样的味道。是的，这是我给你的特殊气息。

这里的气息，我更愿意把它抽象为一种特别的气质和人格。它似一缕连绵不绝的光辉，照亮了多少文学佳作呢？难道，我们不能从过去的、现在的那些经典中看到它吗？一部作品，但凡弥漫了某种特别的气质，便会显得来历不凡，似乎来自一个水草丰美的远方，朴素、神秘、清澈、悠远。

我居住的东北，田野广阔、山林密布，它时时处处隐藏在那里。它在我的生活里，它甚至就在我的一左一右。

你来才知道，在这里人和树的交流是家常便饭，不算什么稀奇古怪。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跟老槐树汇报过日子的鸡零狗碎，就因为这槐树比他还老，是看着他长大、变老的。忙着汇报，也要调侃树下走过的一条瘸狗。瘸狗的瘸固然可怜，可是老人的调侃绝非恶意，那是善意的关切。在东北，有一种善意看似冰冷、暴戾，其实是嘘寒问暖。不懂这个表达方式会感到诧异，甚至误解了对方的好意。瘸狗大概来自外省，不懂老人的意思，狼狈逃走，老人站在树下嘎嘎笑。这样的交流在我的作品中随处可见，遇见这样的描写不要认为我故意使用了童话的写法。这种写法是实实在在的，没有虚拟的成分。我不过是在